

張立齋編著

文心雕龍註訂

正中書局印行

張立齋編著

文心雕龍註訂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臺北初版

文心雕龍 訂註

全冊一册基本價二元五角

(埠外加酌運費匯費)

編者著者：張立齋

發行行人：李潔

發行行印刷：正中書局

(臺灣省北市陽路十二號)

海外總經銷：海集圖成書公司

(香港九龍亞龍街一號)

海風書店

(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神田保神町一丁目五番地)

內政部登記證號：台業字第678號(5061)

文心雕龍註訂叙

吾國歷代典籍，於評文一類，託體之始，其唯乾坤兩位之文言乎。乾之言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坤之言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可謂鑑精論切，義溥神邃，固聖哲之極，文章之祖也。下及於魏，則以曹丕之典論爲著；然章條純美，而惜其不瞻。兩晉以降，若陸機文賦，摯虞流別諸篇，非萬鈞鐘聲，直錚錚細響，率可存而不論。迨至齊梁，劉勰之文心雕龍出，於是系古今，綜百體，立規範，示經緯，最稱精備者焉。

勰之作，正本於道，尙宗於經，遠溯二帝，具元首載歌之言，一尊曲阜，有夫子繼聖之頌。文主神理，體尙自然，質純而才綺，思奧而筆周，卓見邁時，指歸啓後，涵容者豐，折衷者當。析類辨言，惟精惟審，挺拔獨秀，粹然儒家，逸步於前修，鮮踵於來哲。於赫斯文，堪稱創典，雖鋒偏駢麗，猶羈六朝，而礙彼風靡，庸詎爲病。況其傷時之陋，早發其端，故有楚艷漢侈，流弊不還之言。誠又退之、永叔之先導也。至如鍾嶸詩品，夙所並稱，然鍾則體束一裁，人譏附會，徒甲乙之分，斷兩漢之後，匠心雖充，宏發有待，烏足以比肩雕龍哉！故聯采可觀，而軒輊自異焉。但兩書之傳，下開隋唐四六之漸；宋明議論之風，遂爲綴文之所寶，顧不偉歟！

雕龍一書，歷代寶傳，紛見著錄，首載於隋書經籍志，次新舊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皆具。至明入永樂大典，清歸四庫全書。而提要編次，在集部中別闢詩文評一類，以該書魁置，是爲特舉也。

刻本之傳，鮮於兩宋，而繁於元明。所謂元明五刻者：（批本註本不在五刻之內）

一、元至正乙未本

按：元刻有黃丕烈校本，見孫貽讓孔遂。

二、明弘治本

按：此本初刻於吳門，又有郴陽馮氏重刻本。

三、明嘉靖建安本

四、明嘉靖新安本

按：此爲建安本重刻於新安者，即何焯稱用宋本所校，涵芬樓影印本。前有該樓影印字樣，後有另補隱秀篇四百餘字。註有今從錢功甫校本補錄字樣，未載是建安抑是新安本，則鈴木氏校勘記，所謂涵芬樓影印者即新安本，殊不能定也。余檢涵芬樓影印嘉靖本，似建安初刻，因校者僅十人，而無一人與後來者同，亦無甚知名者，或從元刻之舊。（錢功甫即允治）

五、明萬曆本

按：此本初爲張之象刻，後由朱謀埠重刻於南昌，據梅註畧增。

日人鈴木氏文心雕龍校勘記中，首列有宋本一；一爲阮華山刊本，二爲何焯所用校本。前者乃依託，後者爲誤引。蓋阮本爲明末錢允治自稱所得，而何氏乃用以校新安重刻，僅稱宋本，別無所詳，提要已闢之釐然，故於錢氏則有殆亦影撰之譏，於何氏則有焯等誤信之言，況大典所引，早有闕文。明初皇家收宋本頗富，並未見稱，則遑言其季乎？故錢氏之所得，何氏之所據，尙須待徵，未可輕信。以是知所謂宋本者，果何居乎？然鈴木之所舉徒侈目娛心而已，吾故曰：鮮於兩宋者此也。鈔本則始於唐人，

晚近出自敦煌，歐人初攬之於吾土，日人旋收之於法京，雖屬殘頁，幸存今朝，與說文木部，文選殘編，可謂文囿三寶矣。（文心敦煌寫本，自原道第一，至諸隱第十五。）

夫古籍淵深，文采煥達，不有註疏，難期誦讀。蓋前人筆翰，辭約旨豐，理妙含宏，義尙光大。若淺嘗則難讀，就俗則傷雅，難讀傷雅，何足以成斯文之大也？若夫雕龍之傳，歲歷千年，又當尙文之季，陶埴經史，廣博精練，必賴註詳，始克暢誦。於宋有辛處信文心雕龍註十卷，見宋史藝文志，是爲注本之始，惜其早佚。自明以後，有梅慶生音注，附楊升庵批本以行，列有參校家數達廿餘（此本清康熙會重刊）。至清乾隆間，北平黃叔琳輯注問世，稱用王本（惟儉），實係梅舊，注則較詳，爲四庫所收，後有紀文達評本出，紀評始於乾隆三十七年，即四庫開館之年，至道光初年，始與黃氏輯注本合刊（今坊間所通行者皆出於此本）。紀評於黃注糾正頗多，率極中肯，蓋輯注出諸黃氏門客之手，至其晚年甚悔率意也。民初上海掃葉山房取黃氏合刊本重付之石印，是爲近年最通行之注本也。

考輯注及紀評，於劉氏之學，發明有功。但本著藏用浩然，荒落待墾，所在仍多，故晚近有李詳之黃注補正及黃侃札記之作出，比前較精，讀者稱便，蓋究心古籍，如仰山掘寶，掘愈深，工愈艱，則所得愈多，經典聖謨，垂數千載，後人鑽研，於勢難已，從事益精，其理亦如是也。

雕龍注本最近出者，有開明范氏文心雕龍注若干卷。據黃氏注而廣之，收紀評、鈴校、李補、黃札爲一編，各就原作，逐篇分載，着其勤勞，乏其精采，雖便翻檢而拙於發明，少所折衷而務求博覽，體要似疎，附會嫌巧，譏李善文解釋事忽義而猶踵之。不足以便近代學子，仍舊，非佳製也。如章實齋文德之說，阮文達文言之論，一非彥和設辭本旨，一與原道本旨無關，引之累牘，似是而非，不事解鈴，徒

煩瀨祭，概叨目無益也。但臺島索居，能獲此卷，稍助研求，亦省旁搜，則范氏之於舍人雖爲有功，若闢地以酬，則有不足焉。

除范注外，坊間可求，尚有三著：一爲劉氏之文心雕龍校釋二卷（正中版），一爲徐氏文心雕龍文體論一卷（東大版），一爲楊氏文心雕龍校注十卷（世界版）。劉氏名爲校釋，稍偏於書後文評之類，且移序志於首，編次不同於原著，而頗便於講授，與楊升庵之評點相類，固不乏心得而有益於初學者也。徐氏之作，專就文體立論，辨自李唐以後文體觀念，與文類相混，是爲精鑑。然姚惜抱稱古文辭類而不稱體，固不誤也，誤在明人之不察而近人之多穿鑿耳。至於其第二章言「文體三個方面之意義，及其達到自覺之過程」一節，於「自覺」二字，曾屢屢言之，意境玄妙，無益於淺學，而有助於深思，亦有足多者。至於楊氏校注一書，於黃氏注外，逐篇增拾遺若干則，掇拾者少，而失檢者多，謬誤處甚於別本。拙著文心考異一稿，多所糾謬，今不論列。總上諸本，知文心一書之難讀也；至於注訂之作，一以正諸本之譌失，與補其所未備。蓋數載以來，以講授之餘，於義有所闕疑，心有所未安者，率隨時札記，遂積以完編，不下千有餘則，以作以輟，歷時浹歲，筆猶有未周，思猶有未密，固將有待於世之好學者焉。茲將付刊，畧識其說如上，是爲序。

甲辰歲除張立齋識於禮賢新村

文心雕龍註訂目次

卷
一

原道	一一〇
徵聖	一〇
宗經	一六
正緯	二三
辨騷	三〇
卷一	
頌讚	四一
明詩	四五
樂府	五五
詮賦	六八
祝盟	七七
卷三	
銘箴	九九
譏碑	哀弔
雜文	諧隱
封禪	史傳
章表	諸子
奏啓	論說
檄移	詔策
卷五	一五一
明詩	一六七
樂府	一八一
詮賦	一九六
頌讚	二一一
卷四	
祝盟	一三九

目
次

議對	一四九	夸飾	三六五
書記	一六〇	事類	三七一
卷六		練字	三八一
神思	一七九	隱秀	三九〇
體性	一八七	指瑕	三九五
風骨	一九三	養氣	四〇三
通變	一九九	附會	四〇九
定勢	三〇七	總術	四一四
卷七		時序	四一九
情采	三一三	物色	四三九
鎔裁	三一九	卷十	
聲律	三二七		
章句	三三七		
麗辭	三四五		
卷八			
比興	三五九		
序志			
程器			
知音			
才略			
四五九			
四六五			
四七四			

卷一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文心雕龍】立齋按：序志篇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云云。」心即理，文心者，文之理也。雕龍者，若雕鏤龍文。（見斐駢史記注引劉向別論。）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謂二騶，爲此書命名所本。蓋專究文理體用之作也，注參序志篇。

【原道】紀昀評云：「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衆流。」

立齋按：淮南子有原道訓，高誘注云：「原、本也。」本者，溯其根本之謂。此原道者，原文心之道。文心之言道，自然之道，原其自然以成文理之道也，與淮南文同而旨異。

【文之爲德也】立齋按：范注引章炳麟之說，稱「與彥和之意不侔」，知其然，仍引其說，徒靡文耳。范又云：「按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彥和稱文德本此。」此敷會之說，蓋不明小畜之言文德也。卦意在蓄德爲主，而懿之者，美君子之潛修也。與雕龍文之爲德不相侔，而竟以相從，不亦謬乎？蓋「文德」與「文之爲德」有殊，文德重「德」字，文之爲德重「文」字，言文之爲德者，觀其効，而察其所得也。說文：「惠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又德與得通，本字作惠，即宋儒體用之謂。言文之爲德，明斯文之體與用，大可以配天地也。蓋彥和實取繫辭下「以通神明之德」句爲本。

【天地並生】立齋按：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范注誤。

【玄黃色雜】易坤卦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方圓體分】大戴記天圓篇：「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立齋按：此與雜色對文成句。

【麗天之象】易離卦：「離、麗也。」王弼注曰：「麗猶著也。」

【道之文也】立齋按：道本自然，文由天成。故彥和屢言自然，此文心爲書，第一要旨。

【仰觀吐曜，俯察含章】易繫辭上：「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正義：「天有懸象而成文

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高卑定位】易繫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兩儀】立齋按：易繫上：「易爲太極，是生兩儀。」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伏者爲天，偃者爲地。」

【三才】立齋按：三才，天地人也。易繫辭上：「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才之道也。」

【五行之秀】立齋按：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疏：「五行謂火、水、木、金、土也。」禮運篇：「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動植皆文】立齋按：張衡東京賦：「動物斯生，植物斯長。」炳蔚，易革卦爻辭：「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龍鳳】管子水地篇：「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韓詩外傳八：「夫鳳五彩備明。」論衡書解篇：「然龍鱗有文，神鳳五色。」

【賁華】陸德明釋文，引傅氏曰：「賁古斑字，文章貌。」
立齋按：易賁卦，賁：飾也，有必班奔三讀，此讀必。

【球錘】說文：「球，玉磬也，錘，鐘鼓聲也。」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鍾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太極】易繫辭上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注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

【幽贊神明】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韓康伯注：「幽、深也，贊、明也。」

立齋按：范注引顧千里說：「稱舊本作讚。」又引孫貽讓札逢，謂「彥和用經語，多從別本，如幽贊神明，本釋文或本。」以上諸說皆誤。按：說文無讚字，則顧氏稱漢人正用讚字者非，釋文或本，當間存古舊，則孫氏之輕別本亦非。蓋贊有進、佐、明三義。且讚及贊皆後起字。故贊不宜作讚，范氏所引皆誤。

【易象惟先】立齋按：易象指卦象而言。乾卦疏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下文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者；即指卦象而言。卦者，文字之始也。文中「懸象，懸采」皆用此旨。

【庖犧畫其始】易繫下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道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仲尼翼其終】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好湯，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周易正義序曰：「十翼之辭，孔子所作。」又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文言】十翼之一，見上。周易音義：「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正義：「司莊氏曰：『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

立齋按：據此知紀評認為附會者非。

【河圖洛書】易繫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立齋按：疏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愚按兩者或遠古之遺文，沉霾而復顯於世者，乃爲後聖得之。河圖書八以贊幽，洛書分九以治事。故洪範之九疇，非演夏之遺文乎！再書洪範。正義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云：「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其九類法也。」按：正義說近之，故相傳龜書禹受也。

【九疇】書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玉版金鑑之寶，丹文綠牒之華】立齋按：四事皆見緯書。河圖云：「舜即位，黃龍負圖而出，黃玉爲匣，白玉爲檢。」又尚書中候云：「河龍出圖，洛龜書感，赤文綠字，以授軒轅。」曰玉、金、丹、綠，所以神貴之也。

【誰其尸之】詩召南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尸，主也。」

【神理】立齋按：極妙者謂之神，眞常者謂之理。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理者，理之極妙而爲萬物之所從來也。故說文謂：「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天神即神理之別辭，而此神理者，亦即自然之註脚也。

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

乎始盛。元首載歌，旣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微烈，剏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鉤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鳥迹代繩】易繫下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之聖人易之以書契。」又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

【炎皞遺事】立齋按：炎帝少皞也。

【三墳】左傳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預注：「皆古書名。」正義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元首載歌】立齋按：虞書益稷篇（今文合作臯陶謨）：「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范注稱見於夏書，誤。

【數奏】堯典：「數奏以言。」

【業竣鴻績】立齋按：范注引黃氏札記謂：「業同訓功，竣鴻皆訓大，此句位字殊違常軌者。」非是，此蓋言業竣者功必鴻也。

【九序惟歌】偽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木金土穀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維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彌縟】立齋按：彌甚，縟厚也。

【文勝其質】禮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雅頌所被】鄭玄詩譜：「商亦有風雅，今無商風雅，惟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

【文王患憂】易傳：「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係以彖辭，易道復興。」

【繇】立齋按：繇音宇宙，又與徭、由、猶通，卦兆之辭。

【符采】左思蜀都賦：「符彩彪炳。」注：符采，玉之橫文也。

【制詩輯頌】立齋按：制同制。鄭玄詩譜序：「周公制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

【斧藻】法言：「吾未見斧藻其德。」

立齋按：「斧藻」，修飾刪正之意。

【鎔鈎】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鈎，……猶金之在鎔。」顏師古注：「鈎，造瓦之法。鎔，鑄器之模範也。」

【金聲玉振】孟子萬章：「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木鐸】論語八佾：「儀封人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國注：「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易繫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席珍】禮記儒行篇：「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寫天地之輝光】

立齋按：此句言夫子文采足與日月同光，照耀天地也。

【曉生民之耳目】

立齋按：此句言夫子之言論有啓聾振瞶之功也。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倣。

【風姓】

禮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太皞帝庖犧氏風姓也。」

【玄聖創典，素王述訓】

立齋按：玄聖指伏羲，創典指始畫八卦也。素王指孔子，述訓指好古敏求，述而不作也。杜預春秋左傳序：「說者以仲尼自衛返魯，修春秋，立素王」，正義曰：「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黃注以玄聖指孔子非是。

【觀天文以極變】

易賁彖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立齋按：「文以化成天下。」此近代文化二字所本。

【經緯區宇】

左昭二十八年傳：「經緯天地曰文。」杜注：「經緯相錯，故織成文。」